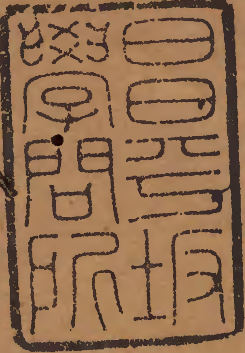


春秋別典 十二十三



漢書門			
四	九	〇	九
一	八	九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四	漢	
六	九	書	
函	〇		
一	八		
三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09	
冊數	8 (7)		
函號	286	8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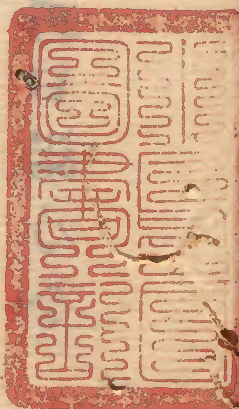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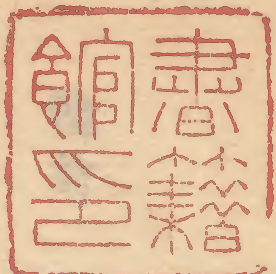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春秋別典卷之十二

魯定公十四年

薛虞肩校



吳王闔廬聞允常

名越王

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

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則吳師觀之越曰襲

擊吳師吳師敗于槁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

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

春秋別典卷之十二

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于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為之奈何蠡對曰待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禮厚幣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于吳

十四年吳伐越于携李闔廬傷九十

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于

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

韓詩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為而

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

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子

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于宋君出子魯其

馬佚而轅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

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親之。親福與禍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此條年無據。詳越伐吳諸侯畏威而獻女。似在

句踐兼吳之後時事也

書曰唯高宗報上田。微上甲契微後八定公問曰此

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書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

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于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顏淵侍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頃史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而寡人曰善哉。東野

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也不識君
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改知之昔者舜上干使
人造父工干使馬舜不窮于其氏造父不盡其馬是
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
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礼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
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歟
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其
窮在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騂如

舞御之善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問之台令尹
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
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台昭奚恤而
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
器而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
恤應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于西門之內為東面
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

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
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
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室器楚國之所室
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
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憤之難交西國之懼國無
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隣國
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
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燭白刃

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伯王之餘議攝

亂之道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ナニ然

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于秦君曰楚

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孔子至衛靈公聞而喜却迎孔子主于子路妻兄顏

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百

石百衛人亦致粟六萬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

家者謹之于廟堂之士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

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于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反之己者也

昭七年衛靈公立至哀二年始堯所輯事當係于昭定之世然事類多今類係之定

公未

衛靈公稽彼以婦人遊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安其亡也

孔子居衛用餘公与夫人同車官者雍渠參乘出使

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于是醜之去衛

靈公嘗与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

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可

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礼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夫忠臣興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蘧伯

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

闇昧廢礼是以知之使人視之果蘧伯玉及之以戲

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曰子何以賀寡人

夫人曰始妾獨有遠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曰善哉遂語夫人具實焉

靈公使伯玉於楚逢楚公子皙于濮上伯玉為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解其下說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干楚逃之吳吳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

用之蚩黃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瓊之未逢于皙於濮上又將行矣于是昭王進子皙而還之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役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于

君公曰不然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廄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歟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來之則不得已故若闔者真惡富貴也

仲尼問于太史大弢伯常騫侏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灑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戈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太弢曰是曰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事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侏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既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

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于樸伺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世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捏而况其大塗者乎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乎此

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

吾身其知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

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

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

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予之為嬰兒

彼且為無町畦亦予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涯亦予

之為無涯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

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材之美者也戒之
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辛養虎者乎
不敢以生物与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
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与人
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
逞盛失以振盛弱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
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忘可不慎邪
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夫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

欲与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夫子
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天人入門北面
稽首天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夫子曰吾向
何為弗見見禮答焉

孔子適鄭与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
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顛似堯其顛類舉陶其肩類子
產自腰以下不及高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
以實告夫子欣然嘆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

哉

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趙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靈公問于史鱗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復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子路見公以史鱗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少為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

教死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為子貢入見公以二子之言告之子貢曰不識我昔禹有扈戰之陳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矣獄之可聽兵革之不陳矣鼓之可鳴故曰教為務也

韓詩

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棼道適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馳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棼子貢曰微棼而勇若棼者可乎

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惰而勇者惰者可半。臣曰可。即載^之來。君曰諾^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惰。至。入門。杖劍疾呼曰高下。我存若頭。子夏顧^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之若言勇。于是君令^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之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高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

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之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臨。庶^臨。揄其一鞞以去之者。子耶我耶。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之子從君于囿中。於是兩^冠負^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吾耶。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

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者也。
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于
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
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于
人主之前我。于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
從先生之勇。

公叔文子問于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
不鮮矣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

近之。致敏以懸貌。而疏疏則恭而無怨色。入于謀國
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以也。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
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
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
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
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
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于御。則轡也。以刑

齊民譬之于御則鞭也執轡于此而動于彼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之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民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內

外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第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佞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第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

道也

彌子瑕有寵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
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
而賢之曰孝我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于
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我忘其
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子君君曰是
嘗同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

靈公時彌子有寵專于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
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
聞見人生者夢見日矣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天
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
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
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
見竈不亦可乎

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
分而聞鼓新音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

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
 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
 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
 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
 平公觴之于夷施之臺平公昭十年卒靈公昭七年
立此相遇或昭八九年間事
 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
 師涓今坐師涓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涓撫止之曰
 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涓曰此

師延之所作与紂為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
 東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于濮水之上
 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
 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
 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
 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
 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君德薄不足
 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

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于
即門之坳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
音中信高之聲散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
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及坐而問曰奇莫悲于清徵乎
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
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交蛟
龍鬼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
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

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乎公曰寡
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
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
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之平公恐懼伏于
廊室之間昔地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十
衛叔孫文子問于王孫夏曰君先君之廟小吾欲更
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以汰易之夫衛國
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千稷之繡哉以惟非禮也

文子乃止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觀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穎齊之自禹之頸學陶之喙後前視之盍々乎似有

王者從後視之高有弱脊此唯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乎何患焉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且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已知之矣不知喪家之狗何足辭也孔子曰賜汝獨不見乎喪家之狗歟既歛而擲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賢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凌弱衆

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其為欲當之者也且何敢乎
孔子之宋過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闕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降而甲罷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舉

魚也被褐擁鎌哭于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學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少絕之天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從此辭矣立稿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于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子路曰有人于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薰黑

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
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
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帶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
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
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
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與孝子之名
周使伯嚭問道天子曰剛者必折和者數傷倨者不
親利者不獎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

夫子觀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人有周
公抱成王負斧宸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
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
夫子入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
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
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
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若何
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

將尋斧柯誠能慎言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
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
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睢持下人莫
喻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徒內藏
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
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
哉願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哉此中實而中情而信

魯有僂者瓦甬煮食食之而美盛之上銅之器以進
孔子也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甬
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于此乎孔子曰吾
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享也
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過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
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趨驅之趨驅之韶
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

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美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之至于此
子圍見孔子于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油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勿復見
南宮敬叔言于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

子所言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其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与多慾態色与淫志皆無益于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恃辨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己為人臣者無以

私已夫子乃自周反于魯...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乎
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
則覆孔子造然苴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
請問持盈曰抑而損之曰何謂抑而損之曰夫物盛
而哀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
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
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

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忘也
楚人有詆其父攘羊者國人皆直之聞于楚王楚王
召而賞之辭不受國人復稱其行善而不受賞也仲
尼聞之曰一事而再取名焉君子不為也
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
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
間居有赤雀啣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遠認呈仲尼
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

水邦年齊天地朝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
召函之中乃今赤雀啣之殆天授也
齊王疾瘠之宋迎文摯視王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
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
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文摯曰諾太子期
而將往不當者三王曰已怒矣摯至不解屣登牀履
王衣問王疾王怒而不与言因出舞以重怒王王叱
而起疾遂已王大怒生高一之太子与王后急爭不

能得夫忠于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
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者
獨為師強王堅乎趨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
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
伐也有人不遺也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試寡人乎國
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傍隣

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
亡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吾聞之病之將死也不可為
良臣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
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于是窺牆者聞其言舉宗而
去之干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而伐蔡窺牆者為司
馬將軍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以昆弟故人乎見
威公縛在虜中問曰何以至于此應曰吾何以不至
于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

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後亦何以不至于此
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解其縛而俱之楚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別典卷之十三

薛虞畿 輯

弟 薛虞賓 校

魯哀公 元年丁未在位二十七年

越王降吳 元年吳夫差 登舟遥去終不返 頌越王夫人

乃據船哭頌烏鵲 咏江渚之蝦飛去復來 因哭而歌之

曰仰飛鳥兮為鶯 陵玄虛兮翩翩集洲渚 兮優恣咏蝦

矯翮兮雲間任戚兮往返妾無罪兮負地有辜兮譴天

飄飄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惛惛兮若割泪泣
泣兮雙懸又哀唵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蘓
心在專兮素暇何居食兮江湖迴復翔逝颺去復返
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未遇兮何
幸離吾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
遙遙兮難極寃悲終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
兮忘食顧我鳥兮如鳥身翔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
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

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

楚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左史倚相
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
乃為陣陣未成而吳人至見楚陣而久左史曰吳反
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將三十里擊之
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孔子困于陳蔡之間

按史記哀二年孔子如蔡吳救
蔡遷于州來又云定公十三年

甲辰乃陳閔公
六年孔子適陳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

黎藿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依子路進
見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
先生積德行仁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
也孔子曰由來汝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
也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也伍
子胥何必挾目于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
叔齊何為餓死于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
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

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
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
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
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于河畔
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
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
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呂望行年五十賣食于
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

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自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
仲父則其遇齊桓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
牛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而
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
非其智蓋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鹽車
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
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
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哀也此知禍福之始

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
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
戮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閔龍逢而紂殺王子
比于當是時豈閔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意哉此桀紂
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端行修身以須其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
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
而曰由君子好樂而無驕也小人好樂而無懼也其

誰知之子不知我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子而舞
三終而出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
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
生于莒勾殘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戎故
居不幽則恩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
於是興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
遇是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
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止之幸也二三子

從正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
不成行昔者湯困于呂文王困于羗里秦穆公困于
殽齊桓公困于長勺勾踐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氏
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
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
人所與之難言信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
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

之于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勵其世臣故稱為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于民大臣死難雖會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何如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于朝死則有位于廟其序一也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

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孔子曰何也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魯季孫有喪孔子弟之入門而左洪客也主人以璫璜收孔子經度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猶之棄骸中原也經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立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

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小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象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于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門之閭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于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門之閭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

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人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過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二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

遊為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使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王刑錯而不用也於是後者聞之乃請舍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解有過失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

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也子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過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賈哭之于市農夫哭之于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

賀以生相怨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
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殺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
責責曰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
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于是季孫稽
首謝曰謹聞命矣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
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
行微夫子之賜丘之道幾于廢也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
皆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君子正
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

夫子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夫弟子
有公良孺首以私車五乘從夫子其人長賢有勇力
謂曰吾昔從夫子過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
吾與夫子再遇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

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
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
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
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
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
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乃不伐蒲
陳惠公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
人又執三監吏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

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
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
吏既而見孔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
王之與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
臺木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小小之衆
能立大大之功惟君耳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
黃鵠舉矣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

者文也足搏雖者武也搏一作傳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
 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雖雞有此五者君猶
 曰淪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近也天黃鵠一舉千
 里正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
 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請黃鵠舉矣公曰止吾將
 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
 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
 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盜賊公聞之慨然太

息為之避寢三月袖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
 何可復得

六年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
 未會飲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
 曰此乃齊君也大夫皆伏碣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
 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
 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頷首曰
 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

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
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
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
使國聞也謹而行其誅守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
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
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
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因其久病

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七年

宋圍曹不拔 七年宋 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

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曰壘而降今君

德無乃有所缺乎胡不退修德無關而後動 八年宋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

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心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

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

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漕也夫賜其猶一累壤

也以一累壞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智太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太尊而子獨不酌為不識誰之罪也

七年吳微百宰康子使子貢見宰嚭或此其時也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于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興吾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使揚幹麻劬之弓六牲子貢謂吳公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

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于吳

十一年見傳

田常欲作亂于齊悼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

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兵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
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
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
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
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
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于主是君上驕主心下
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

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于
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一人外死大臣內
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
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
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詩往使吳王
令人救魯而伐齊君固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
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干
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

春秋左傳卷之十三
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
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
亡魯實因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
越戰按之會稽越王若身養士有報我心子持我伐
越而聽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
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
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
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

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
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車見越王今出兵以
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
之越越王除道却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
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
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
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
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

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
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
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
暴群臣不堪國家敝于數戰士卒弟忍百姓怨上大
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
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
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
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

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用于晉而王制其
弊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
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故以大王之言
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
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虜莽賴大王之賜
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
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
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于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與大

義誅疆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
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
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步先之劍以賀軍
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
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人從其君不
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
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
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

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
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
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
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
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潢池之上晉吳爭
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
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
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

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
越子貢一使之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交戰艾
陵在哀十一年殺子胥右艾陵還後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問策于孔子辭不知退命載
而行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
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剝施其阪仁道在
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太
山鬱確其高粱甫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成無

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泪潺湲然終不能用夫子
亦不仕^{十一}年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之淵化為魚漁者豫旦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
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
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旦何罪
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旦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
旦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忍其

有豫旦之患矣王乃止
越大饑范蠡曰吳甚富王少年智寡好湏叟之名不
顧後患王卑辭請權食可得也越王乃使人請於吳
吳王將與之子胥曰吳越仇讐之國也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若燕秦齊晉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
有吳哉不君勿與而攻之且夫飢代事猶淵之與阪
誰國無有王曰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飢仁不不義
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三年吳亦饑請于越弗

許乃攻之夫差為禽哀十一年吳殺子胥十二年會
橐皋十三年越入吳然則越饑在哀九年間
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樹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
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
必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
兵加齊晉怨深于楚越名高大下實害周室德少而
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
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

可免也勾踐曰善
吳王欲伐楚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于其後園露沾其衣如是
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若沾衣如是對曰園中有樹
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
螂委身曲跗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
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皆欲得其前利
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乃罷兵

西施美婦人也居苧蘿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鬻
薪浣沙為世絕世嘗病心而顰其里之醜婦見而美
之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賀
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越王得之厚飾以羅縠教以
容步學服而使范蠡獻之于吳王吳王大悅子胥諫
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
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
之

子胥數諫吳王不聽將殺之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負
子接矢于鄭楚之界越度江淮自致于斯前王聽從
吾計破楚見凌之讐欲報前王之恩而至于此吾非
自惜禍將及爾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
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
賜屬鏹之劍按傳吳殺子胥在十一年日子以此死子胥仰
天嘆曰嗟夫讒臣詔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曰今若又

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
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願不敢望也然
今若聽謏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我墓
土以梓令可為器而揆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
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
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
因命曰胥山
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

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名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吾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是以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故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心中悵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乎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宰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

誅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子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椁楨俯見几筵其端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

春初別此類三十三
不願亂之端也君以此忍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
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
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
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
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
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
國之柄履民之上慄慄乎以腐索御犇馬易曰履虎
尾詩曰如履薄外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孔子在哀公朝乃告老之日也凡公
有問宜於此時故併附于此

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傳有乎孔子對曰有
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傳也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
二乘則何為不傳也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
間曰芳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對曰惡惡道不
能甚則其好善道也亦不能其好善道不能甚則百
姓之親之也亦不能其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

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哉
孔子御坐于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拑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假之也以雪姚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祿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

今以五穀之長雪果祿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哀公問政于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不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此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臣

馬士信慈而後求智焉士不信焉又多智璧之豺狼
其難以身近矣周書曰為虎博翼不亦殆哉
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
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于
朝廷未觀于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
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
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
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

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鮒去衛
靈公即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鮒之入也而復入臣
是以知其賢也

哀公問于孔子曰鄙諺云莫象而迷今寡人舉事與
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
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隄者明主在上群臣直
議于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
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不免于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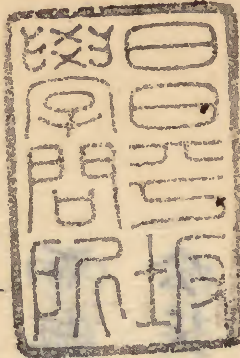
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
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且
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大失道草木猶犯于之而況于
君人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
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
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
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象弱以侮強忿怒不量

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
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公父文伯仕於晉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
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
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而是人弗隨也今死而
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諸必其于長者薄而于
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
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

不慈也何善尔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随賢所以為尚
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文伯康子從兄弟

與同時



春秋別典卷十三終

